

Evolution of Warfighting-oriented Training of the PLA and Its Inspiration

# 人民解放军实战化训练的历史演进与经验启示

□ 王志俊 李新坤

**摘要：**“实战化训练”不只是一种训练要求或训练方式，更应是指以实战化训练体系构建为核心的一种完整的军事训练实践活动。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的发展历史，实质上就是一部实战化训练体系构建、发展和演变的历史。总结这段历史，对于开展信息化条件下实战化训练具有积极意义。

**关键词：**实战化训练 历史演进 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E2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883-(2014)02-0059-06

长期以来，在军事训练理论中，“实战化训练”多是被单纯地看作一种训练要求或训练方式。我们认为：它应是指以实战化训练体系构建为核心的一种完整的军事训练实践活动<sup>①</sup>。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的发展历史，实质上就是一部实战化训练体系构建、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回顾历史，总结借鉴其中的有益经验，对于当前开展信息化条件下实战化训练，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具有积极意义。

## 一、人民解放军实战化训练的历史回顾

在革命和建设不同历史阶段，由于不同的历史条件、敌我力量对比，人民军队实战化训练具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并形成不同的实战化训练体系。总体上看，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 革命战争时期的实战化训练。在革命战争时期，为抗击强大敌军的包围和进攻，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人民军队创造性地开展了实战化训练，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实战化训练体系。一是以利用作战间隙整训为主要形式。由于一直转战不息，没有专门时间训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建军元勋们提出“设法避开一些战斗，争取时间训练”<sup>②</sup>即利用作战间隙边整边训的练兵思路。1928年11月中旬开始，红4军在宁冈新城、古城地区进行了1个多月的冬季训练。1929年12月，红4军4个纵队进行了为期10天的“新泉整训”。这种边整边训的做法长期沿用，如抗战时期驻陕甘宁边区部队在1943年11月至次年3月进行了一次大的冬季训练，解放战争时期全军于1946年夏季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大练兵活动等。1946年10月，毛泽东提出“今后各区必须利用作战间隙，加强军事训练。”<sup>③</sup>1947年12月，他又将“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列为十大军事原则之一。二是以制敌的实用性技战术训练为主要内容。训练以实用为原则，“不必要的训练应当尽量减少”<sup>④</sup>。红军时期军事训练的基点放在作

① 有些学者也持相同或相似观点，如张晖：《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前沿问题研究》（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13）、吴亚男：《实战化训练研究》（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9）等著作中都有类似表述。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1208页。

④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100页，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

战技能和游击战术的训练上,主要是训练警戒、侦察、测量、刺杀、抢山头、射击、越障碍、巷战及游击战的战术。<sup>①</sup>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注意夜间动作的练习”<sup>②</sup>,重视“制造各式地雷,并训练爆炸技术”<sup>③</sup>。1937年7月,中央军委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及加强抗日教育问题》的命令,要求“军事训练着重雪(实)地战斗,夜间动作,袭击战斗,防空技术,长途行军和无后方作战等项”<sup>④</sup>。7月15日,彭德怀、任弼时、左权发布《三个月军事教育计划》,要求着重进行班、排、连进攻战斗和遭遇战斗演习;夜间袭击战斗和夜间作业;土工作业(制式器具缺乏时可借农具替代);步机枪对空射击和伪装隐蔽;对战车的防御与战斗;对骑兵的战斗;防毒常识学习和特等射手训练等。<sup>⑤</sup>抗日战争胜利后,“在练兵中,除练三大技术、练守城、练夜战等项以外,应着重练习攻城战,其中包括黄色炸药之使用”<sup>⑥</sup>,在强调“仍以提高射击、刺杀、投弹等技术程度为主”<sup>⑦</sup>的同时,要求必须提高战术,加强相互间、步炮间的协同教育、尤其夜间战与村落间的练习。三是以战略方针所确定的战争任务为主要牵引。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与“诱敌深入,积极防御,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相适应,部队把怎样打破敌人的“围剿”、怎样巩固发展革命根据地作为实战化训练的主要课题。抗日战争时期,与“以游击战为主,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军事战略方针相一致,部队把如何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作为实战化训练的主要课题。解放战争时期,根据“积极防御,打运动战、歼灭战”的战略方针,部队把进行运动战、歼灭战作为实战化训练的主要课题。四是以群众性练兵为主要方法。战术训练通常在战前以连或班、排为单位召开会议,“讨论训练方法或对于某种专门问题的报告”,分析完成任务的有利与不利条件,制定措施,战后“由军官负责报告工作经过并指出缺点与优点”,总结经验教训。<sup>⑧</sup>此方法一直沿用,如抗战时期百团大战结束后八路军总部就分析了部队所暴露出的战术、技术问题<sup>⑨</sup>,而且还发展形成了正式的群众性练兵方法。1944年7月,中共中央更进一步指出:

军事整训应实行群众运动的练兵方法。朱德在中共的七大上称其为“练兵习武中的新创造”,并认为其实质“就是以上下合作的群众路线,代替上级包办的军官干部路线”<sup>⑩</sup>。1945年12月中央发出的《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明确提出“开展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的群众性练兵运动”。五是以考绩制为主要考评手段。为检查训练效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即确立了红军的考绩制度,规定对士兵要测验“典、范、令、游击战术”及“操场、野外动作”,对一般的干部要测验战术原则、射击学理、阵中要务,对中级军官要测验战术学、射击学、地形学、阵中要务。此后,人民军队的考绩制越来越细化、明晰,对实战化训练的落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全面战争(大战)准备时期的实战化训练。从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无论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还是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无论战备重点方向是“三北”还是东南,解放军对未来战争的判断都是以全面战争(大战)为基准的。因此,这个时期的军事训练尽管在各个不同阶段内容有所差别,但总体上却呈现出一个实战化训练体系的完整特征。一是以进行正规化训练为主要支撑。解放军领导人认识到“如果我们今后不注意加强部队的正规

① 参见《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365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76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3卷,2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弼时年谱》,33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⑤ 军事科学院《左权军事文选》编辑组:《左权军事文选》,74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

⑥ 中国军事博物馆:《毛泽东军事活动纪事》,568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⑦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3卷,146页。

⑧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365~366页。

⑨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文献》,589~591页。

⑩ 《朱德选集》,1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军事训练，就不可能使部队的战斗准备打好基础。”<sup>①</sup>因此，无论是全面“向苏联的军事科学学习，以便迅速把我军提高到足以在现代化的战争中取胜的水平”<sup>②</sup>，还是总结自己经验“以我为主”，都始终抓住“现代化军队建设中长期的、经常的中心工作是训练部队”<sup>③</sup>这个基础，努力发挥正规化训练对军队实战能力提升的基础支撑作用。包括：1. 统一训练内容。统一颁发训练大纲和计划，指导部队开展技术、战术、战役训练。各级指挥员学习军事理论、战术原则、本级战术、军兵种知识及作战运用、外军情况等。2. 规范训练方法。各项训练严格按照全军统一的条令、教范、教程进行。从制定训练大纲和计划、组织教学法集训、召开教学准备会、编写教案、进行示范示教作业到实施训练，有一套正规的程序。3. 健全训练制度。规定了请示报告、训练会议、教学法、演习、司令部训练、指挥员训练、检查、检阅等各项训练制度。同时颁发了院校《教育工作制度暂行规定》。4. 完善领导体制。1955年4月，成立训练总监部，统一领导全军训练工作，每年国防部长下达训令，训练总监部下达训练大纲和训练指示，各军区、军兵种下发训练计划并总结训练经验向总部和中央军委报告，基本达到了全军教育训练统一计划、要求、行动的目的。二是以诸军兵种合同作战训练为主要内容。1957年1月，中央军委提出新的训练方针，要求“学会在新式武器条件下及夜间和复杂气候条件下诸军兵种合同作战”<sup>④</sup>。此后，根据毛泽东“要搞出一本自己的战斗条令来”的指示，各军区、军兵种和院校组织力量，编写出了《合成军队战斗条令概则》、《步兵战斗条令》及军、师、团战斗条令等一批条令、条例、教程、教范，使全军训练逐步适应现代军事技术发展的形势和现代战争的需要。三是以全面战争（大战）课题训练为主要牵引。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的战争威胁主要来自以美国为首的侵略集团，抗登陆战役成为人民军队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首要形式。所以，实战化训练以抗登陆作战和防空袭作战为主要课题。1954年6月，首次组织集团军海岸防御战役集训。11月，组织集团军首长、司令部

山东半岛现地演习。1955年又组织辽东半岛抗登陆战役演习。20世纪60年代，在反帝反“修”的政治引导下，解放军把抗登陆和“三北”地区的坚守防御作战都作为实战化训练课题。珍宝岛自卫还击战后，先后开展了以运动战和以坚守防御的阵地战为主的课题训练。毛泽东提出“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的指示后，军政大学和济南军区于1977年4月在连云港联合举办了抗登陆作战研究班。20世纪80年代初期，北京军区组织实施了“802”演习。四是以结合军队实际创新训法战法为主要特色。1960年5月，全军院校工作会议提出“少而精”方针。之后，军委扩大会议又提出“两个原则：一要少而精，二要短而少”<sup>⑤</sup>。叶剑英就落实“少而精”方针提出总的要求，即红、专、健结合；技术训练与战术训练结合；训练与科学研究结合；院校训练与部队训练结合。<sup>⑥</sup>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在国家安全压力加剧的情况下，人民军队积极发扬群众性练兵的优良传统，建立了“天天练、经常练”的制度，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组织大比武竞赛，开展了培养“三手”（神枪手、神炮手、技术能手）活动。珍宝岛自卫还击战后，全军进入临战状态，“要准备打仗”成为训练的基本指导，部队组织了野营拉练，开展了新战法研究和“三打”（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三防”（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训练。

（三）局部战争准备时期的实战化训练。20世纪80年代中期，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由过去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变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从此，结束了我军建设长期处于‘盘马弯弓箭不发’的临战状态。

① 彭德怀传记编写组：《彭德怀军事文选》，48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②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337页。

③ 《彭德怀军事文选》，499页。

④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十年》，344页，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

⑤ 《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册，417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军事科学院：《叶剑英军事文选》，503~508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

为推进这一战略性转变,我们在理论引导上及时提出了‘把军事斗争准备放在应付小战(即局部战争)上’来”<sup>①</sup>,使实战化训练的体系和内涵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是以提高打赢局部战争能力为主要目标。1983年11月,中央军委提出部队训练改革以合同战役战术训练为中心,着力提高协同作战、快速反应、电子对抗、后勤保障和野战生存“五种作战能力”。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确立后,军事训练围绕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展开,通过组织“934”、“945”、“9510”、“967”等一系列活动,基本摸清了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的生成方式。新世纪新阶段,中央军委又提出了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要求通过培养大批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完善信息化条件下军队体制编制和发展信息化条件下武器装备,形成遂行信息化条件下一体化联合作战任务的能力。二是以持续推进军事训练改革为主要方式。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全军展开了以机械化条件下合同战役战术训练为主题的改革,由过去较多地进行单一课题、单级演练,发展到多级、多军兵种、多课题的演练,内容既有进攻和防御,又有合围与反合围、空降与反空降、突击与反突击、登陆与抗登陆等课目。新时期战略方针确立后,军事训练着眼打赢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需要,对战法 and 训练内容、训练方法、训练保障等进行全面而有重点的改革。首先在广州军区结合“四种纲目”训练试点,进行了登陆、城市进攻、山地进攻、空降机降课题的战役演习。从1998年“辽阳集训”为起点,全军又掀起以学习运用现代科技为主题的练兵热潮。进入新世纪,训练改革主要是以着眼推进联合作战不断向更高阶段迈进为主旨,推动军队逐步从协同性联合作战向一体化联合作战发展。三是以局部战争作战课题为主要牵引。实战化训练的作战对象由单一趋向多元。20世纪80年代前期,广州军区和昆明军区根据作战需要,进行了中越边境地区的山地进攻和野战防御课题演练。中期以后,各战区及各战役军团开始以各自作战任务为牵引组织实战化训练,如兰州军区、沈阳军区、成都军区、海军分别组织了“西

部”、“前进”、“西南”、“南海”系列战役演习,北京军区围绕“稳定北线”的战略要求组织了一系列演习。新时期战略方针确立后,实战化训练以主要战略方向作战训练为课题牵引,重点演练联合登岛作战、联合封锁、联合火力打击等,如广州、南京军区演练了渡海登岛作战;海军、空军和第二炮兵分别组织了“神圣”、“空剑”、“神剑”系列战役集训和演习。1998年以后,解放军又以联合战役训练为牵引,组织了联合战役演练和联合战役训练集训等活动,逐步展开信息化条件下一体化联合作战训练。四是以更加完备的战役演习模式为主要特色。20世纪80年代以后,实战化训练在集训、演习、作战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学术讲座和理论研讨等形式。从1985年起,总部连续多年举办学术讲座,召开战役理论研讨会。学术讲座与理论研讨制度逐步得到固化,形成了具有人民解放军特色的理论学习、战例研究、想定作业、演习四步骤的实战化训练模式。五是以严格的训练立法和训练管理为主要抓手。1988年12月,军委扩大会议确定了必须以提高战斗力作为衡量各项工作的根本标准,总参谋部随之提出5点训练指导方针,要求从难、从严、从实战需要出发,严格训练,严格要求。1990年4月《军事训练条例》明确:“军事训练必须贯彻从实战需要出发,从难、从严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方针”。“战斗力标准”和“三从”方针,标志实战化训练的理论自觉。同

<sup>①</sup> 引自章沁生、李炳彦:《完成新的历史性转变——学习军委关于“两个根本性转变”战略思想的体会》(载《解放军报》,1997年1月14日第6版)。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军队建设基点变化后军事斗争准备基点由全面战争到局部战争的转变,很多人的文章都有阐发,除上文外,还有如,1988年10月,时任总参谋长迟浩田明确指出,“要注意研究局部战争”(《迟浩田军事文选》,170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9);高国桢、叶征:《80年代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战理论发展的回顾与思考》(载《中国军事科学》,1996年第4期)认为:“我军军事战略进行了调整,作战理论研究也由全面战争转向了局部战争”;孙科佳:《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党的军事指导理论创新》(载《学习时报》,2008年6月2日)认为:“军队建设基点转变后,军事斗争准备基点即我军准备应对什么样战争的着眼点也实现了战略性转变。由于举国迎敌的大规模反侵略战争的可能性逐步减小,我军准备应对的战争样式由机械化条件下的大规模全面战争调整为机械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

时,军事训练领域围绕依法治训主题,不断健全法规体系。2002年9月,新的《军事训练条例》在坚持“三从”方针的基础上,将“科技兴训、依法治训”首次纳入军事训练方针,丰富和发展了人民军队的军事训练指导。

## 二、人民解放军实战化训练发展的基本规律

毛泽东认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透析人民解放军实战化训练的历史演进和发展脉络,梳理掌握其基本规律,对当下开展实战化训练具有深刻启示意义。

(一)立足自身实际和现有条件,是实战化训练展开的首要前提。“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是人民解放军作战和建设的重要原则和宝贵经验。从历史来看,无论是革命战争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后,所有的实战化训练都是从自身实际出发、依据当时条件展开的。脱离了自身实际,无论有多好的训练理论和训练内容、方法、保障,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是不能形成实战能力的。因此,立足客观实际是开展实战化训练的首要前提。当前信息化条件下的实战化训练,必须从人民军队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低投入、高效益,小风险、大影响,短时间、长效应,具有中国特色的实战化训练发展道路。

(二)战斗力生成方式随时代而不断演变的规律,是实战化训练发展变化的内因。在不同历史阶段,实战化训练练什么、怎样练、练到什么程度,都不能凭人的主观意志来决定,而只能根据所处时代的战争类型、作战样式以及由此所决定的战斗力生成方式来确定。任何与时代要求和战斗力生成方式不相适应的实战化训练,都会因不符合实战需求而付出惨重代价,因而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战化训练。战斗力生成方式是实战能力的根本决定性因素,其随时代而变化的规律是实战化训练发展进步的内因。当下,开展信息化条件下的实战化训练,必须特别注重按信息化条件下战斗力生成方式组训,着重在信息化武器装备、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人的科技素质三个方面下功夫,全面实施科技强军战略,走通过科技进步推进军队战斗力生成的路子。

(三)军事战略形势以及军队作战任务的变化,是实战化训练发展变化的外因。在各个历史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调整,部队担负作战任务的变化,会立即引起实战化训练的内容、方法、环境和原则等诸要素的变化。简单地说,军事战略形势以及部队作战任务决定着实战化训练的体系结构,是其发展变化的外因。因此,开展信息化条件下实战化训练,必须根据战略形势变化及时调整实战化训练内容,着眼“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要求,既针对战争或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对手或对象,又针对相应的地域及天候特点;既针对特定的战场环境,又针对客观现实条件,紧紧抓住未来遂行任务的特殊要求来练兵,确保取得扎实效果。

(四)不断趋近实战而又永远无法等同于实战的矛盾,是实战化训练自身发展进步的根本动力。实战化训练带有很大的“人为”性质。尽管人们总是按照“实战”的需要去安排,但毕竟只是主观想定的实战,并非真正的实战,在其被实战检验之前,很难准确判断它符合未来作战要求的程度。这种趋近实战却又不能等同于实战的矛盾,使实战化训练呈现出不断的变动状态,规定和驱使着人们不断通过科学预测,调整着实战化训练的内容和做法,以尽可能地与未来的战争要求相适应。因此,要使人民军队能赢得未来战争,就要努力通过人的自觉能动性和创造性,按照作战设想——实战化训练——作战检验的循环往复路径,不断地修正,并逐渐逼近实战。

## 三、对信息化条件下实战化训练组织实施的几点看法

组织实施信息化条件下实战化训练,就要遵循体系构建的规律,通过创设高度接近实战的信息化训练环境条件,严格按照符合信息化条件下实战要求的训练内容标准,灵活运用“贴近实战、类似实战、模拟实战、符合实战”的各种训练方式方法,构建完成信息化条件下实战化训练体系,以切实提升部队的实战能力。从操作层面看,应着力抓好以下几点。

一是要立足实际,“练”有所基。必须立足

实际开展实战化训练,不脱离现实,不好高骛远,在整体设计、周密筹划时,坚持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既立足当下,又适当照顾可能的发展;既大胆借鉴外军成功经验,又不盲目照搬照套;既继承发扬人民军队实战化训练的传统优势,又勇于改革创新实战化训练方法,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训练资源的作用和效益。

二是要求求真务实,“练”有所是。在组织实施训练的过程中,要按“在营打基础、野外练应用、基地练合成、区域搞联训”的步骤,稳步扎实地推进。要求求真务实,保持实事求是的良好训风,坚决克服形式主义,纠正降低标准和难度、消极保安全的不良倾向,决不能把大抓训练停在口头上,写在文件中,留在书本里,更不能搞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要秉持科学发展的理念,切实转变领导作风,努力改进工作方式方法,坚持面向战场搞研究,盯着难点求突破,针对任务抓落实,切实把实战能力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三是要尊重规律,“练”有所循。要按照战斗力生成方式转变的规律,发挥科学技术对战斗力生成的促进作用,通过实打实的训练,把战斗力练实。要特别抓好复杂信息环境的创设、官兵信息素质的提高、信息化武器装备的使用以及基于信息系统的训练,加快军队战斗力生成方式的转变。同时要通过部队训练和院校教育的双重渠道,加大实施人才战略工程的力度,加强“五支队伍”培养,用以信息化为核心的现代科技素质推动信息化条件下实战能力的生成。

四是要有的放矢,“练”有所指。中国面临的安全威胁来自多个领域、多个层面、多个方向,未来作战的时机、样式、规模等难以确定。要着眼与以强敌为重点的多种对手作战来组织实战化训练,扩展敌情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拓展训练内容,提高训练针对性;要瞄准强敌,从难从严训练,既要紧盯强敌、研透强敌,更要探索超越强敌、战胜强敌之策,真正提升实战化训练的起点和层次;要演练应对复杂情况的多种战法,设想各种样式,设置多种背景,研究针对性措施,提高应付未来复杂局面的能力。

五是要着眼目标,“练”有所成。要坚持以

提高信息化条件下实战能力为目标,着眼如下“三种能力”<sup>①</sup>进行实战化训练。一是如期形成大规模联合作战能力。在战略层次上,主要形成维护祖国统一、边境自卫反击、保卫海洋资源和战略空袭与反空袭的能力等。在战役层次上,主要形成综合火力打击、联合封锁、岛屿联合进攻、边境地区联合反击、联合抗登陆、联合防空、联合核反击等能力。二是尽快形成遂行非战争军事行动的能力。围绕武装执法、强力处突和集团支援三种主要非战争军事行动样式,尽快形成预编抽组、远程投送、强行进入、秘密渗透、搜寻定位、精准打击、独立防护和全域支援等作战能力以及军事管治、舆论主导、公关处理、授权执法、危机管控、军地协调、国际合作和专业处置等非作战能力。三是逐步形成信息化条件下核心作战能力。主要是情报信息、指挥控制、联合打击、全维防护和综合保障等作战能力。

作者:王志俊,总参军训部编研局副局长;  
李新坤,总参军训部编研局参谋  
责任编辑:王建强

<sup>①</sup> 此处论述“三种能力”,参见张晖:《信息化条件下军事训练前沿问题研究》,246页,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13。